

汉语音韵

王力著



汉语音韵

王力著

中华书局

1980年·北京

汉语音韵

王力著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5¹/₂印张 107千字

1963年8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2版成都第2次印刷

印数 30,601—32,200册

统一书号: 9018·61 定价: 0.44元

小 引

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。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：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，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，来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；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，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。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，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，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、各种语音的构成，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，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。至于音韵学，则不可能有“普通音韵学”，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，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，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。

但是，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。不能想象，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。因此，我们又可以说，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。

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，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术语。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。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 and 术语不管，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。

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音韵学呢？

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，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，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，有利于语

0000348

言实践。

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，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。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，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。

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。有狭义的文字学，有广义的文字学。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；后者则研究字形、字音和字义。从广义看，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。文字学的旧名是“小学”，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。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，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，书中的文字，无论从字形方面看，从字音方面看，从字义方面看，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。而且汉字的形、音、义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，假如不懂古音，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，或者是懂得不透彻。古人把文字(字形)、音韵(字音)、训诂(字义)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，那是很有道理的。

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，甚至称为是“绝学”。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，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，加以说明，也就变为比较易懂，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。当然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在传统音韵学中，也有一些含糊的、甚至是错误的理论，和一些玄虚的，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，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，或者是提出来批判，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。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，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。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，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知识。

726/

目 录

第一章	语音学常识	1
第二章	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	15
第三章	反切	27
第四章	韵书	42
第五章	字母	62
第六章	等韵	81
第七章	古音(上)	119
第八章	古音(下)	140

第一章 语音学常识

人类的发音器官,主要有三个部分:第一是肺,第二是声带,第三是口腔。人类的发音,也必须经过三个步骤:第一是呼气,第二是成声,第三是构音。呼气是肺所起的作用;成声是声带所起的作用;构音主要是口腔所起的作用。

肺好象一个风箱,它管人类的呼吸,也管人类的发音。发音一般只用呼气,不用吸气。没有肺的呼气就不可能有语音,正如没有人的吹气笛子不会自己发音一样。肺对发音虽然这样重要,语音学并不以肺作为研究对象,因为单靠肺的呼气也不能成声,而各种语音的区别也不是靠肺的动作来区别的。但是,呼气的量则是跟语音的强弱发生关系的。同一种语音,如果它的高度不变,呼气量的大小和语音的强弱就成为正比例。在语音实验中,音的强弱表现为振幅的大小。

声带是发音所赖以实现的一种器官。声带形似两唇,在喉头里边;它们是富有弹性的,能左右分开或合拢。声带的中间叫做声门。当我们发音的时候,声带合拢,声门紧闭,肺里呼出的气流从一对声带当中挤出来,使声带颤动,这样就令人听见正常的“人声”。声带的紧或松和语音的高低成正比例。注意:这里讲的高低是音乐上所谓高低,是频率的关系,不是指大声或细声。

单靠呼气作用和成声作用(声带作用),还不能构成各种

不同的语音,还要靠第三个步骤——构音作用,使语音具有各种不同的音色。构音作用主要是利用口腔各种不同的形式来造成的。

大家知道,音波需要有共鸣器与之共鸣,然后能使声音加强,令人能以听见。口腔正是一种共鸣器,而舌头位置移动则是用来调节这个共鸣器的。通常我们以为人用舌头来说话,这虽然不完全正确,却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由于舌头位置的移动,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共鸣器,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音色。

音乐上有乐音和噪音的分别。乐音听起来令人感到是单一性的,有一定的音高的。噪音听起来正相反,令人感到是非单一性的,音高不容易确定的。语音学上把语音分为两大类:元音和辅音。元音都是乐音,发音时舌头翘起最高的时候也不至于接触到上腭,口腔有足够的孔道让气流自由地通过。辅音都是噪音,或主要成分是噪音,发音时舌头、嘴唇、小舌等把口腔塞住了然后突然放开,或者是只留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。

元音 最普通的元音是舌面元音。舌面翘起时,其前后高低的变化,形成了各种元音。舌面平放,差不多象没有发音时的状态,这是一个[A]音,我们把它叫做中性[A]。舌面的前部翘起,由低到高的顺序是[a], [ɛ], [e], [i]; 舌面的后部翘起,由低到高的顺序是[ɑ], [ɔ], [o], [u]; 舌面的中部翘起,比较常见的只有一个[ə]。就嘴唇的情况说,前元音和中元音往往是不圆唇的;后元音往往是圆唇的。但是,前元音也有圆唇的,如跟[ɛ]相当的圆唇元音是[œ],跟[e]相当的圆唇元音是

[ə], 跟 [i] 相当的圆唇元音是 [y]; 后元音也有不圆唇的, 跟 [ɔ], [o], [u] 相当的不圆唇元音是 [ʌ], [ɜ], [ʊ]。

上述的元音发音时, 都只有一个共鸣器, 这就是口腔。假定发音时软腭下垂, 让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都通过, 引起口腔和鼻腔的同时共鸣, 那么又形成鼻化元音, 如 [ã], [ɛ̃], [ɔ̃], [õ] 等。

除了舌面元音之外, 还有舌尖元音和卷舌元音。舌尖元音 [ɿ] 只出现在舌尖辅音 [ts], [tsʰ], [s] 的后面, [ɨ] 只出现在舌尖辅音 [tʃ], [tʃʰ], [ʃ] 的后面 (关于这些舌尖辅音, 参看下文 7 页)。 $[\text{ɿ}]$ 的发音部位跟 [s] 相仿, [ɨ] 的发音部位跟 [ʃ] 相仿, 只不过把舌尖降低一点, 使带有元音的性质罢了。舌尖元音 [ə̯] 是北京话及某些汉语方言里的一种特殊的元音, 发音时舌头的位置比中部元音 [ə] 稍前, 舌尖向硬腭前部翘起, 带有卷舌的 [ɾ] 的色彩。

跟音乐里的乐音一样, 语音中的元音具有四种要素, 即 1. 音色, 2. 音长, 3. 音强, 4. 音高。音色是共鸣器的关系; 音长是时间的关系; 音强是振幅的关系; 音高是频率的关系。在汉语里, 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声调。声调主要是音高的高低起伏的关系, 同时也跟音长有关。北京话和某些汉语方言还有一种轻声, 它们跟音长、音强、音高、音色都有关系, 轻声字比一般字音较短、较弱, 而其音高、音色也跟字音重读时有所不同。

两个或三个元音相结合, 成为复合元音。复合元音不等于平行的两个元音或三个元音。两个元音复合时, 或者是前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, 后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, 例如“爱”[ai]; 或

者是前一个元音较短、较弱，后一个元音较长、较强，例如“列”[liɛ]。三个元音复合时，则是中间的元音较长、较强，两头两个元音较短、较弱，例如“辽”[liau]，“桂”[kuei]。注意：复合元音中，较短、较弱的元音一般总是最高元音[i]，[u]，[y]，但是实际读音不一定达到最高的程度，也可能只达到了[e]，[o]，[ø]的位置。

辅音 从物理学上说，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，是因为元音是乐音，辅音是噪音，或者是以噪音为主要成分的音，上文已经讲过了。从构音方式上说，辅音之所以区别于元音，是因为元音发音的时候气流在口腔中通行无阻，而辅音发音的时候，气流在口腔中受到某种阻碍的缘故。

从阻碍的性质看，辅音分为两大类：第一类是全阻，称为闭塞音，又叫破裂音，实际上是先闭塞而后破裂，发音时口腔被塞住了，然后突然放开，令人有破裂的感觉，如[p]，[t]，[k]等；第二类是半阻，称为紧缩音，发音时口腔并不塞住，而是留着狭窄的孔道让气流挤出来，如[f]，[s]等。闭塞音不能持续，一破裂就算结束，所以如果没有元音相伴，单发一个闭塞音是不容被人听见的；紧缩音可以持续，所以即使没有元音相伴，单发一个紧缩音也能令人很清楚地听见。

紧缩音又可以大致分为四种：(1) 摩擦音，发音时口腔的孔道狭窄，令人感到摩擦的声音，如[f]，[s]等。(2) 边音，发音时舌头的中间部分翘起，让气流从两边的孔道出来，如[l]。(3) 颤音，发音时舌尖或小舌颤抖，使口腔孔道多次开闭，如[r]。颤音也有不颤抖的，只是发音器官有弹性部分轻轻一闪，如英语的r。有人把不颤抖的r叫做闪音。普通话里也有一

种 r ，和英语的 r 颇相仿佛，只是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。我们把普通话里的 r 标音为 $[ɹ]$ 。(4) 半元音。半元音是处在元音和辅音的交界线上的，可以认为是高元音的转化，发音时舌头翘起超过了元音的高度，使舌面跟上腭有轻微的接触，发生一种轻微的摩擦音。原则上，一切最高元音都可以转化为半元音，但是常见的半元音只有三个：跟 $[i]$ 相当的是 $[j]$ ，跟 $[u]$ 相当的是 $[w]$ ，跟 $[y]$ 相当的是 $[ɥ]$ 。汉语以 $[i]$ ， $[u]$ ， $[y]$ 起头的字，实际上是以半元音起头，汉语拼音字母写作 $y (= [j])$ ， $w (= [w])$ ， $yu (= [ɥ])$ ，如“羊” $yang$ ，“文” wen ，“园” $yuan$ 。由于这种语音常常是很快地滑过去的，自己不能构成音节，所以现代语音学家一般都把它们归入辅音一类。应该算是一种紧缩音。

上文说过，辅音发音时，气流在口腔中受到阻碍。阻碍就是一种构音作用。但是，发生阻碍以后，必须除去阻碍，然后辅音才完成它的过程。语音学家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，即 1. 成阻；2. 持阻；3. 除阻。原则上，一切辅音的形成都有这三个阶段，但是在闭塞音的构音过程中，这三个阶段特别明显。有一种闭塞音，只有成阻、持阻，而没有除阻。并不是始终不除去阻碍，而是说它不是突然放开，所以令人感觉不到它的除阻阶段。这种闭塞音有一个专名叫做唯闭音。广州话的“鸭” $[ap]$ ，“压” $[at]$ ，“扼” $[ak]$ ，尾音的 $[p]$ ， $[t]$ ， $[k]$ 就是唯闭音。

闭塞音和摩擦音结合，成为一种塞擦音。塞擦音发音时，成阻阶段是闭塞音，除阻阶段是同部位的摩擦音，如 $[pf]$ ， $[ts]$ ， $[tʃ]$ 等。塞擦音是一个整体，而不是两个辅音的平列（复辅

音)。国际音标没有为塞擦音特制音标，所以写成了两个字母，我们不可因此误会为两个音。有人在两个字母下面加一个相连号，表示是一个整体，写成 [pf], [ts], [tʃ]。也有人把两个字母连起来写，如 [tʃ]。^①

以上所述，都是从口腔发出的辅音；此外还有一种鼻音。鼻音发音的时候，软腭下垂，气流从鼻腔中出来，如 [m], [n] 等。鼻音也是闭塞音之一种。但是鼻音能够持续，和一般闭塞音不同。

从声带的作用看，辅音分为两大类，第一类是清音，第二类是浊音。清音发音时，声带不颤动，叫做不带音，如 [p], [t], [k], [f], [s] 等；浊音发生时，声带颤动，叫做带音，如 [b], [d], [g], [v], [z] 等。边音、颤音、闪音、鼻音等，一般也都是浊音。

从除阻时呼气的强度看，辅音又可以分为不送气和送气两类。由于闭塞音的除阻阶段特别明显，所以不送气和送气的分别一般只限于闭塞音和塞擦音。除阻时，马上就来了一个元音，叫做不送气；除阻时，不马上来了一个元音，而是先来一股强烈的呼气，再接上元音，叫做送气。在汉语中，送气不送气的区别非常重要。我们用 [ˈ] 作为送气的符号，例如跟“班” [pan] 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攀” [pˈan]；跟“单” [tan] 相当的送气音是“滩” [tˈan]；跟“簪” [tsan] 相当的送气音是“餐” [tsˈan]，跟“干” [kan] 相当的送气音是“刊” [kˈan]，等等。

半元音、鼻音、边音、颤音，都被称为响音，因为它们乐

① [dʒ] 是 [tʃ] 的浊音。

音成分占优势,比较接近元音的音。除半元音外,其他响音都有可能自成音节,如广州的“唔”[m] (‘表示辅音的元音化)。了解响音的元音性,对汉语音韵学来说是异常重要的(参看下文第18页)。

以上所讲的,都是辅音的发音方法;下面我们再谈一谈辅音的发音部位。结合汉语的情况来谈,从发音部位看,辅音可以分为下列的八类:

(1) 双唇音 发音时双唇紧闭,然后突然放开。双唇音一般是闭塞音,如 [p], [p’], [b’], [m]。例字:北京话“包”[pau], “抛”[p’au], “猫”[mau], 上海话“袍”[b’o]。

(2) 唇齿音 发音时上齿和下唇接触。唇齿音一般是摩擦音,如 [f], [v]。例字:北京话“分”[fən], 上海话“文”[vən]。

(3) 齿音 发音时舌尖抵住前齿龈。如 [t], [t’], [d’], [n], [l]。例字:北京话“刀”[tau], “滔”[t’au], “挠”[nau], “劳”[lau], 上海话“桃”[d’o]。齿音又有塞擦音和摩擦音,发音时舌尖抵齿,比 [t], [d], [n], [l] 的部位稍前,如 [ts], [ts’], [s], [z]。例字:北京话“糟”[tsau], “操”[ts’au], “骚”[sau], 上海话“曹”[zo]。按,这种塞擦音和摩擦音的发音部位也可以与 [t], [d], [n], [l] 的发音部位相同,所以不细分为两类。

(4) 卷舌音 发音时舌尖卷向前腭。一般是塞擦音和摩擦音,如 [ʈʂ], [ʈʂ’], [ʂ]。例字:北京话“招”[ʈʂau], “抄”[ʈʂ’au], “烧”[ʂau]。在卷舌音中还包括一种闪音,即 [ɾ]。例字:北京话“饶”[ɾau]。

(5) 舌叶音 发音时舌面边缘跟上白齿接触,舌面向硬

汉语语

			双唇	唇齿	齿
辅音	闭塞	不送气	p		t d
		送气	p' b'		t' d'
	摩擦	不送气	pf		ts
		送气			ts' dz'
	摩擦			f v	s z
	鼻音		m		n
	边音				l
	闪音				
	半元音		(w) (ɥ)		
元音	高		(y) (u)		ɪ
	半高		(ø) (o)		
	半低		(œ) (ɔ)		
	低				

音 表

卷 舌	舌 叶	舌 面	舌 根	喉
		t	k	ʔ
		t' d'	k' g'	
tʂ	tʃ	tɕ		
tʂ' dz'	tʃ' dʒ'	tɕ' dʒ'		
ʂ ʐ	ʃ ʒ	ɕ ʑ	x ɣ	
		ŋ	ŋ	
ɮ				
		j ɥ	w	
		前 中 后		
ɭ		j y.	ɯ u	
		e ø	ʏ o	
ə		ɛ œ ə	ʌ ɔ	
		æ ɐ		
		a A	ɑ	

腭翘起，如 [tʃ], [tʃʰ], [dʒʰ], [ʃ], [ʒ]。例字：广州话“烧”[ʃiu]。

(6) 舌面音 发音时舌面前部向齿龈和前腭翘起，如 [tɕ], [tɕʰ], [dʒʰ], [ɕ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骄”[tɕiau], “敲”[tɕʰiau], “萧”[ɕiau], 上海话“桥”[dʒʰio]。

(7) 舌根音 发音时舌面后部向软腭翘起，舌根闭塞音有 [k], [kʰ], [gʰ], [ŋ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高”[kau], “考”[kʰau], “昂”[aŋ], 上海话“狂”[gʰuɔ̃], “熬”[ŋɔ̃]。按，[ŋ] 是与 [g] 相当的鼻音。舌根摩擦音有 [x], [ɣ]。例字：北京话“好”[xau], “饿”[ɣɤ]。

(8) 喉音 发音部位在喉头。有闭塞音，有摩擦音。喉塞音发音时，声带合拢，声门紧闭，然后突然放开，国际音标写作 [ʔ]。例字：广州“安”[ʔɔn], 上海“屋”[ɔʔ]。喉擦音实际上就是呼气，不过呼气呼得重些，带着摩擦音的性质，即 [h]。例子：上海话“好”[hɔ̃]。还有一种浊喉擦音，写作 [ɦ]。发音时，声带颤动和元音一般，但是由于呼气呼得很重，带着摩擦的性质。例字：上海话“豪”[ɦɔ̃], “遥”[ɦiõ]。

舌头是非常灵活的发音器官，它所可能接触的部位决不止上述的五类（八类之中，第一二类和第八类与舌头无关）。舌头之外还有小舌也能发音。但是，为了汉语音韵学的需要，象这样简单的叙述也就够了。

下面是一个汉语语音简表，借此把上文所叙述的东西总结一下。表中所列的是普通话里的语音和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语音，还有少数是连类附及的音。表中清浊音平行。括号（ ）表示圆唇。

上文所用的音标,凡带有括号〔 〕的,都是国际音标(语音表中把括号省掉)。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字母有所不同。国际音标要求准确,所以用了许多特制的音标;汉语拼音字母要求便利,所以限定只用 26 个字母(实际上是 25 个字母,因为 v 是备而不用的)。汉语拼音字母跟国际音标不同之处主要是下面所讲的几点。

(1) [ɪ], [i], [i] 一律写作 i, 因为 [ɪ], [i] 跟 [i] 性质相近,而它们出现的地方 [i] 不会出现。

(2) [ɤ], [ə], [ɛ], [e] 一律写作 e, 因为它们的性质比较相近,而又不会在同一场合出现。

(3) [œʹ] 写作 er, 这是用双字母代表一个单纯的音素。

(4) [y] 写作 ü (仿照德文), 但除了在 n, l 后面以外, ü 上的两点可以省去,因为在其他情况下 ü 和 u 是不会冲突的。

(5) [au] 写作 ao, [uŋ] 写作 ong, 以 o 代 u 只是为了少用 u, 因为 u 的手写体容易跟 n 相混。

(6) 送气符号 [ʰ] 不便于书写,所以汉语拼音字母一律不用送气符号,以 p, t, k 代表 [pʰ], [tʰ], [kʰ];同时,又改用 b, d, g 来代表 [p], [t], [k]。因此,汉语拼音方案中的 b, d, g 并不表示浊音。

(7) [tɕ], [tɕʰ], [ɕ] 不便于书写,改用了 j, q, x。注意:汉语拼音字母的 j 并不代表半元音 [j], x 并不代表舌根摩擦音 [x]。

(8) [ts], [tsʰ] 写作 z, c, 是为了少用双字母。注意:汉语拼音字母的 z 并不代表齿摩擦音 [z]。

(9) [tʂ], [tʂʰ], [ʂ] 不便于书写,改用了双字母 zh, ch, sh。